



老武武华理是文化圈的名人。鱼泉市有近200万人口,大家能叫得出名字的文人,不会超过10个,老武就是其中之一。

文学圈有他,美术圈有他,书法圈有他,音乐圈也有他。他是大河合唱团的团员,据说能用意大利语唱《我的太阳》。

老武的大名如雷贯耳,我很想认识他。机会来了,我的朋友新修了山庄,准备搞民宿,想请人写赋。我对他说:“鱼泉文化圈子,谁还比老武的名气大呢?你就请他写吧。”托人转请老武写赋,开价1万元。

联系上了老武,朋友叫我作陪,一起到山庄玩,我当然乐意。

一周之后,《凤凰山庄赋》就交来了。朋友请我审读一下,我一看,署名是两人,杜



生辰纪

父亲的第76个生辰到了。早上,我在网上给父亲买了一束鲜花,一束由绿色的郁金香、奶油色的玫瑰、金黄色的向日葵混搭而成,叫“梵高的油画”,还买了一个由新西兰安佳淡奶油、进口木糖醇、加拿大王后面粉和低糖的草莓、火龙果、蓝莓等时令新鲜水果制作成的生日蛋糕。想把所有最鲜艳、最明快的颜色、元素、活力,赠给父亲。

父亲自进入“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疾病缠身,一点没有从心所欲。每次我回家时,父亲总是坐在一张黑色的方椅上,椅子上父亲还靠着母亲给他缝制的绿色护腰靠垫。

回家为父亲庆生,想着鲜花和生日蛋糕是庆祝的序曲,而庆祝的高潮一定是我能赶到他身边,陪他……让他能看到我,是给父亲最惊喜的生日礼物。我推开门,只见父亲躺在床上,小腿还包扎着溃疡未好的伤口,他深深浅浅的皱纹、清瘦的面颊、满头的白发,和着一起一伏的轻微的呼噜声……如同白色的月光,落在我的心里,虽皎洁而又无限伤感。当衰老与疾病联袂而来,父亲已经不把自己的生日当回事了。



重阳节要到了。忽然又想起父亲,想起从前每到这个日子,他总在电话里问:“回不回来?你妈腌了重阳糕。”关于上坟的记忆,最早是跟着父亲去看爷爷奶奶。他们的坟挨在一块,墓碑是同一块,上面刻着家里人的名字,我的名字排在父母下面,笔画清晰。每次去,父亲都带着纸钱和香烛,我跟在后面,后来又多了五岁的女儿。那天风很软,纸钱点燃时火苗蹿得老高,女儿蹲在旁边看,眼睛亮晶晶的。我们在坟前叩头,她也学着样子跪下去,额头实实在在磕到地上,沾了湿泥。起来时她没擦,反而仰着头问我:“爸,人死后有灵魂吗?”我愣了愣,还没开口,父亲先接了话:“亲人走了之后,还会常回来看我

萱之、武华理。杜萱之我认识,诗词歌赋皆有造诣。只是他80多岁了,能劳他大驾实属难得。

赋还真不错,音节和谐,用词典雅,文采斐然。这让我对老武肃然起敬。

某一天,下午两点半刚上班,老武就匆匆忙忙来到我办公室,对我说:“马编,我送篇小稿来,你们社长已同意发表。”

说完茶都没喝就走了, he说是几个画家在都枧山公园聚会,等到他的。他一走,我马上看稿子。文章不长,不足1500字,写鱼泉市的开埠历史。说它是散文吧,又多处用骈文;说它是赋吧,又很散文化;说它是散文诗吧,又缺少形象,用典多。不伦不类,非驴非马,还有几个错别字。

我心里不安,因为老武说社长已同意发表。社长是西师中文系硕士,以他的水平,不可能同意发表这样的文章,也可能社长根本没看这篇文章。

我不敢轻易确定发表,就给社长发了个短信请示。社长几分钟后回复:“认不得老武,也从来没同意发表这篇文章。”

我对老武的好感,就像是喝醉后吐出的酒,由醇香变成恶臭。

我马上打电话给老武,直说其事。老武在电话那头说,某天,他在一次会上偶遇社长,会后酒席上社长表的态,叫他写了文章直接找我。

编辑看中的是稿子水平,有没有社长打招呼根本不重要。从此,我就烦老武,一听到“武华理”三



父亲被困在这四壁之间,他的世界日渐缩小,从前是天地广阔,如今只剩下一厅一室,一瘸一拐,而最后仿佛要凝滞于一个望向窗外、渴望如小鸟般自由飞翔的背影。

父亲看到我推门进来,蒙眬的眼光里忽然闪出一点光,微笑又吃力地便要起身。父亲的桌上还放着一本日历,某个日子被红笔圈出——那是我的生日,刚过完。自我有记忆以来,父亲便年年如此,自己的生日马虎过去,却将我的生日看得极重。我曾经以为衰老并不可怕。而当我看到此刻的父亲时,我不得不承认,比死亡更可怕的是疾病,比疾病更可怕的是与疾病交织的衰老。

我把给父亲的生日蛋糕打开,点上了彩色小蜡烛,请父亲坐下来许个愿。父亲艰难地走到椅子前坐下,说:“给我拍一张,或许是我为数不多的生日了。”我一边怪嗔父亲乱说话,一边给父亲照相。父亲许完愿,吹蜡烛时轻轻咳嗽了几声,又清了清喉咙说:“你小时候啊,最盼望过生日。后来啊,长大了,自己却常常忘记生日。”

记得小时候我过生日,就像过年一样欢乐、开心。父亲知道我特别爱吃葡萄,

重阳的牵挂

们,就是我们看不见。他们的关怀,还有爱,一直都在,不会消失。”

父亲走后,我每年至少要去看他四次。春节要带上年货,摆在坟前,跟他说说话,就像他还在时,我们围坐在一起迎新那样;清明是老规矩,除草、培土,把坟头收拾干净,烧上些纸钱,听风在耳边吹过,像是在回应;他的忌日在最热的八月,每次去都热得浑身是汗,我总要等香烛完全燃尽才走,怕他看不清我来;还有他的生日,冬月二十,风裹着寒气。我站在坟前,把最近的事慢慢说给他听,觉得这样也算陪他过了生日。

女儿自爷爷安葬后,就去了国外上学。每次我去坟前看父亲,都会跟女儿说一声。我是不是在潜意识里,也希望将来我不在了,她也能常来看看我?

从前总觉得,去坟前看看,烧点纸钱,才算念想。可后来发现,哪怕隔着千万里,

字,就倒胃口,想吐。

倒胃口归倒胃口,文化人聚会时,难免相遇。

一次会后宴席,老武、杜萱之、我被安排在一桌。本想避开,可杜老一定要我同桌聊天。三杯酒下,我问杜老:“那篇《凤凰山庄赋》,是你写的,还是老武写的?”

杜老微笑着说:“老武请我合作,我执笔写的,报酬各得一半。”

老武大声申辩:“杜老杜老,我可改了个错别字呵,应该算合著吧。”

我哑然失笑。

后来,我听到了很多老武的故事,才知道他也不容易。老武生于1959年,一出生就遇上闹饥荒,差点被活活饿死,因此一生好吃,特别爱喝酒,每次饭局不醉不下席。本来有个很好的工作,在齿轮厂办公室当文书,可刚40岁那年,遇上企业改制下岗,无特长无技术,再就业困难,一直赋闲。好在他当文书多年,会写点公文,就到文人圈子里混。混了几年,居然混成了文化名人,大钱赚不到,混个酒饭、小礼品还是容易。

听到老武的经历,我又有同情他。

前年夏天,老武去参加一个小学生演讲比赛,他是评委。午餐喝了几碗酒,回来时爬楼梯,家门口脚下打滑跌倒,脑溢血发作,从此成了植物人。

老武,你还能醒 come?

醒来我一定给你发表一篇文章,不让你白披文化人的皮皮了却残生。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所以每次我过生日,父亲一定会买葡萄。那市场上亮晶晶又紫红色的葡萄如同珍珠般透亮圆润发光,父亲挑选着一颗颗葡萄,就像珠海拾贝,小心翼翼又爱护备至。盛夏里所有的清凉滋味,都在一颗颗水润而甘甜的葡萄里。

父亲常说,小时候家里常吃吃不饱饭,如今生活条件好了,他要把最好的给自己的孩子们。我看着父亲眼里满溢温柔光华,我的心里就像品尝紫红色葡萄的味道一般,虽然很甜,却有些心酸。

生辰,在我国传统文化中被赋予生命认知的意义。有时候,它就是对生命到终极的认识。生,象征对生命的诞生与开启;辰,表达日月星辰的辽阔与流转。而每一次生辰,我们都在历经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青春、成长、蝶变。我们都在不断地认知生命的过程、人生的价值。“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在父亲的第七十六个生辰,我的泪光藏着那日月星辰的铮铮誓言。愿父亲若梅花,风吹一夜满关山。

(作者系重庆市散文学会会员)



哪怕只是在某个瞬间想起父亲说过的话,心里就会暖起来,那种牵挂从来没断过。

重阳节要到了,这次回去,我得好好陪陪母亲。她这两年记性差了些,却总在念叨父亲。有时吃饭时会突然说:“你爸以前最爱吃我做的重阳糕。”我跟她说:“这次回来,咱们一起做。”

窗外的桂树落了些叶子,风一吹,飘到窗台上。我想起小时候,重阳节跟着父亲去爬山,他走在前面,我跟在后面,他时不时回头喊:“慢点走,别摔着。”现在想来,那些平常的日子,那些没说出口的牵挂,都藏在这些细碎的瞬间里。

重阳这天,我会在心里念着父亲。这样就好了,心里有念想,亲人就永远在身边,不用在意距离,不用纠结形式。这份念想,是父亲留给我的,也是我要好好守着的,就像他当年守着对爷爷奶奶的牵挂一样。(作者单位:重庆有线电视网络公司)



酉阳古歌

□王明凯

把六千载岁月,揉进一声吟唱
从梯玛口中醒来的时候
还带着武陵山的雾霭
和酉水河的清凉
每一个音符,都在叮咚啞的节奏里
化为土家人浓浓的乡愁

那些神异般的赞美词
生活化的风情诗
以及四言或七言的句式
高腔或平腔的韵脚
都是篝火反复淬炼过的呢喃
都是巫雠师献给苍天 and 人类的歌谣

当摆手堂的鼓点再次敲响
群山也学会了低语
它枝头的鸟鸣和啃草的牛羊
都是千年古歌喂壮的孩子
那些未竟的祈愿
便在这偈语般的吟唱中冉冉升起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原党组书记)

看山的眼睛

(外二首)

□张守刚

也许山高也许水长
山依旧挺拔
水去了远方

看山的眼睛必须干净
秋后的天空一样
澄澈只是一厢情愿的说辞

村庄那么荒芜
群山却越发丰满
草木在各自的阵营里
繁衍生息
把世俗的眼睛
清洗得越发澄明

这条河终于醒来

被迫干涸 被迫沉默
滚落在河床的时候
忍受疼痛
寻找泪水

多少次走在堤岸
看见它的干涸
任凭污泥裹身

这一次终于看见
白浪花欢笑
静默很久的群山之间
终于有了干净的声音

秋雨里的富家坝

以站立的芭谷秆作背景
富家坝在秋雨里沙沙作响
远山模糊 近水含雾
错落有致的坡地上
红苕藤爬藤蔓攀爬到极致

眼前的小河活过来了
用白色浪花诉说过往

细雨如针
缝合着富家坝的乡愁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